

故乡四季分明。四季中,我尤其欣赏秋天,只因秋天的月光是最美的,秋天的霜也是最美的。“月魂排夜色,斗气濯秋霜。”明月当空,清霜铺地,碧云与黄叶齐飞,月华共秋霜一色,天地间诗意盎然。

秋天,你想看到最完美的霜,须起个大早。鸡声茅店月,人迹板桥霜。霜,为黎明而生,它的出现短暂而低调。那一刻,周遭肯定是逼人的寒气,霜花,附着在草木上,像纤细的银边;落在地面上,像一层洁白的盐粉。如果迟于太阳的脚步,你就会错过那遍地白霜带给你的纯粹的凛冽之美。

当然,目睹一场初日化霜,也是一种神奇的感觉。朝阳在地平线拱起,光芒四射。地上、草叶上的白霜,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

□大地风情 王慰/文

秋 霜 之 美

踪。在照耀与沐浴、消逝与升华、转瞬与永恒的身心体验中,你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和无处不在的诗意。

说起关于霜的诗词,《蒹葭》当仁不让。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……”这首流传了近3000年的古诗,将那深秋的芦苇荡描绘得淋漓尽致,在那芦苇之上,白露凝结的霜晶莹剔透,恰似那朦朦胧胧直教人生死相许的爱情。

“霜落荆门江树空,布帆无恙挂秋风。”这是李白在《秋下荆门》

中写下的诗句。清冷的秋霜,衬托出诗人炽热浓烈的进取之心。“霜”多次在李白的诗中出现,承载着“诗仙”丰富多彩的感情。“络纬秋啼金井阑,微霜凄凄簟色寒”里的相思之情;“赵客缟胡缨,吴钩霜雪明”里的侠义之情;“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”里的思乡之情,“不知明镜里,何处得秋霜”里的怀旧之情……

霜不同于雨和雪,它来自地面,是有根的水,借一缕寒气凝结成形。有个成语叫“风刀霜剑”,霜如剑一样杀气腾腾,“霜降杀百草”,霜本身会对植物产生冻害,

令植物失去活力,但正如剑有双刃,福祸相依,霜打也可打出植物的好处来,很多蔬菜水果未经霜打,味同嚼蜡,经霜后则食之如飴。

“霜降前降霜,挑米如挑糠;霜降后降霜,稻谷打满仓。”霜降是秋天最后一个节气,霜降以后,秋霜来得最合时宜,它比冬雪的脚步更快捷、更轻盈,预示着又一个丰收年的到来。

秋天的霜,不仅充满诗情画意,更透着朴实无华的生命哲学。秋霜一地天必晴,晴天总是比风雨天更令人愉悦、舒心。秋霜之美,美在清丽、纯粹、接地气。故乡的农人看在眼里,甜在心头,秋末冬初,一年的劳作接近尾声,是时候放松心情,去享受一段美好的闲暇时光了。

□抒情天空 路雨/文

十月的乡村

季节伸出长长的手臂
在田野上彩绘出
一幅幅丰收的美景
胖嘟嘟的石榴
挪动圆滚滚的身子
在阳光下轻启红唇
露出一排明亮的皓齿
高高的梧桐树上
跳跃着喜鹊欢快的叫声
芝麻大豆花生玉米稻谷
还有雪白雪白的棉花
都唯恐迟来一步
找不到落脚的地方

有趣的高粱
沉默不语
静静蹲在墙角沉思
娇滴滴的辣椒
不失往日火辣的性格
纷纷攀上了屋檐
院子里的老柿树
在秋风的撺掇下
适时撑起
一只只喜庆的灯笼
荡漾在每个人脸上的微笑
灿烂成一朵朵
绽放的金菊

天越来越凉了,乡下的老母亲又开始做新棉被了。随着母亲的飞针走线,我的思绪,又飞回了旧时的时光。

那时,俺家人口多,兄弟姊妹五个。晚上睡觉,父母搂着最小的弟弟,姐姐和妹妹一起睡,我和二弟睡一张床。那时家里穷,到了冬天,旧棉花做成的一床粗布棉被,总遮不住我们的身体。加之二弟睡觉不老实,夜里老蹬被子,被子上面盖盖的棉衣棉裤就掉到床下。冰冷的寒夜里,一床被子你争我拽,有时就会露出我们的大半个身子,冻得簌簌发抖。

后来,我干脆和衣而睡,把多半被子给二弟,自己只占被子的一点边。一天夜里,寒风凛冽,我冻感冒了,随后高烧不退。母亲知道我感冒是因为夜里不脱衣服睡觉所致,脸上一阵愁苦,把他们

的棉衣棉裤全捂到我们的床上。第二年春上,母亲就在自家的田地里种上了棉花,说以后绝不再让孩子们受冻。秋天,白生生的棉花丰收了,弹出的棉花温软如酥,雪白如银。冬天来临的时候,母亲做了两床新棉被,还给我们每人做了一件新棉衣。看着我们钻进温暖的被窝里,母亲脸上就像开裂嘴角的棉桃一样喜庆。

从那以后,母亲就年年种棉花,无论我们分床单睡,还是外出上学,母亲都会给我们做一床新棉被。

那年冬天,我和爱人结婚时,母亲挑了最好的棉花给我们做了几床新被褥,爱人嫌难看,就偷偷买了一床。可到了用时就有了比较,买的被子看着花哨但不实用,怎么也没有母亲做的棉被柔软暖和。从此,爱人再也没有买过被子。

每盖一床母亲做的新棉被,我身心就温暖一回。我不知道是被子真的暖和,还是被子上有着母亲的温度,反正每接过一床母亲送的被子,心里就溢满虔诚和温暖。

棉被的味道,是母爱的味道!

□往事悠悠 魏益君/文

母亲的棉被



永远跟党走

王慧 摄

□开心时刻 林金石/文

挖薯与喂鸟

小时候住在乡下,当第一缕秋风吹来,黄叶如蝶翩然起舞时,我就会迫不及待跟着母亲,背着锄头去挖红薯。

我和母亲小心翼翼地除藤、刨土……当一只只或红或黄或白的红薯露出来时,我就会惊叫:“妈,好大多多的红薯呀!”说罢,不管三七二十一,拿起一只到附近的小水沟里洗干净,然后,再往身上擦几下,一口咬下去,嘎嘣脆的声音从嘴里传出来,旁边的一群麻雀似乎也被这嘎嘣脆的声音吸引来了,它们或绕着我飞翔,或落在我身边,张着金黄的小嘴不停地叫,有些还堂而皇之地落在我的头上和肩上,似乎在对我说:“给我吃点,给我吃点!”我看了看它们,拿着红薯故意在它们面前使劲晃:“来吃呀,来呀!”

也许是我的举动“惹怒”了几只小麻雀,它们不约而同地飞到田垄上,对着露在外面的红薯使劲啄。我正要去驱赶它们时,一团碎粒状的东西飞来,继而耳边传来阵阵“嗖嗖”鸟儿飞翔的声音。仔细一看,原来是母亲把红薯咬碎了

扔给鸟儿吃。母亲说:“别赶,它们饿了!”于是,我也学着母亲,将红薯咬碎扔给鸟儿吃。也许鸟儿们是通灵的,此时,从远方又飞来了几只斑鸠、鹁鸪,还有一些不知名字的鸟儿。本就荒凉寂静的田野,瞬间就变得热闹了!

后来,母亲提议说:“我们烤熟了给它们吃吧!”说着母亲便寻了一处干燥的田垄,用锄头挖出一个大坑,然后用土块垒成金字塔模样。我则负责去拾柴草。一切准备就绪,母亲把火点燃,红红的火焰在土坑里烧得噼里啪啦响。

鸟儿们许是知道了我们要烤红薯给它们吃,叫得更欢,更响亮了。有几只调皮的栖在母亲的锄头柄上,有的干脆跳进母亲的帽子里,用修长而娇嫩的脚丫使劲扒母亲的帽子,似乎要把母亲的帽子“瓜分”……

就这样,红薯在鸟儿的嬉戏中被烤熟了。母亲轻轻把红薯挖出来,然后将外皮剥开,一股浓浓的焦香味弥散开来,我不禁深吸一口气,口水

顺着嘴角滑落。鸟儿呢,似乎更具灵性,它们一下就围了过来,叽叽喳喳叫得非常热烈。母亲笑了:“云儿,你看,妈有这么多‘儿女’呢!”说着哈哈大笑起来,而我却有点吃醋,轻哼了一声,然后从母亲手里拿过一小块红薯,吹凉后伸出去,鸟儿们呼啦一下飞了过来,三两下就把我手里的红薯啄光了,然后满足地在我们身边飞翔几圈,便飞向了更远的树林里。

就这样,每年秋天,我都会和母亲一起到田野里挖红薯,烤红薯,喂小鸟,那种美好温馨的场景,一直深刻在脑海里。

如今,时过境迁,母亲已经作古,我也像一只候鸟一样,把巢安在了城里,只有每年过年时才回一次故乡。故乡的田野已经荒芜,天空很少再看到有鸟群,有的只是一阵阵疾驰而过的冷风。但,每当此时,我都会想起儿时和母亲一起挖红薯,烤红薯,喂鸟儿的场景,很温馨,很温暖,那是我最能亲近自然的纯真童年啊!

□生活时空 张帮俊/文

瓯菜里的乡味

“一片繁华海上头,从来唤作小杭州。”这说的是温州。温州人恋乡不守土,天涯海角、世界各地做生意。同样的,精明的温州人对于美食也情有独钟,他们最爱的还是温州本帮菜——瓯菜。

温州靠近大海,海鲜产品就成为最好的食材。“鲜”是瓯菜的灵魂,瓯菜最讲究食材新鲜度,因此,在海边码头,渔船刚一靠岸,新鲜的海产品立马被抢购一空。生吃最能表达瓯菜的鲜,没有经过冷冻加工处理,最大保持食材的原汁原味。将虾与梭子蟹洗净,去壳剪碎,放入白糖、生姜、胡椒粉、米醋搅拌,就制成了最地道的“虾生、蟹子生”,成为温州人最爱吃的凉菜。

有机会到温州水产品市场,你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不时能听到阵阵木槌敲打声,这是卖鱼虾的商贩在敲虾敲鱼。温州鱼虾敲着吃?的确如此。温州人家家家户户吃的一道菜便是“敲鱼汤”。用木槌敲打鱼片,呈晶莹剔透、薄如蝉翼为佳。虾子去壳留尾,敲成扇形。将鱼片顶刀切成长条,与敲虾一起倒入吊好的高汤内,加入鸡丝、火腿丝、蘑菇丝提味,再放入青菜点缀。汤清色白,清澈见底,口感鲜嫩爽滑,回味悠长。

常言道“食不厌精”,瓯菜做工相对比较复杂,偏偏爱“舍简就繁”。据说,有一道传统经典瓯菜“马铃黄鱼”,味道极好,就是做法复杂,现在很少有厨师做了。瓯菜对于做菜者的刀工非常有讲究。因此,要成为瓯菜名厨,就得苦练刀工。推、切、抖,这些刀工技艺要运用自如,做到人刀合一。由此可见,瓯菜对于制作的精致要求。80年前,“十二碟双拼”堪称温州瓯菜的精品聚会,12道冷盘、12道时令鲜果、16道热菜,总共40道菜,分上下半场进行。可惜的是,失传许久。

无论是固守在这片热土,还是在外打拼的温州人,他们对瓯菜的味道念念不忘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这深藏在温州人记忆中的味道,永远都是心头好。